

真不假

zhenyujia

真 与 假

〔日〕松本清张 著

吴元坎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真 与 假

〔日〕松本清张 著

吴元坎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875 字数: 88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3,700 册

•

书号: 10088·867 定价: 0.57元

关于松本清张及其作品

吴元坎

一

松本清张（1909—— ）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小说作家。他出身于福冈县一个贫民家庭，早年即因必须负担家庭生活费用而辍学，进入印刷厂当学徒，后来又学过另外几种手艺。由于很早接触社会，亲身经历了种种酸辛，并且耳闻目见了大量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萌发了与恶势力斗争的决心，积极参加各种工人运动，1929年曾因此被当时的反动政府逮捕过。出狱后他致力于练习写作，决定终生对自己所处的那个吃人的社会进行口诛笔伐。他试图通过揭

露社会上种种罪恶的方法来使民众认清万恶之源正是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鼓起民众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热情，从而最终找到建立民主社会的途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十分鲜明的进步性和社会性。

松本清张是个多产作家，文艺春秋社为他出版的全集目前已达五十六卷，新作还在陆续刊行。同时他的创作题材很广，有社会小说、社会性推理小说、历史小说、传记等等，而以社会小说及社会性推理小说为主。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何谓“社会性推理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推理小说”，大抵是以荒诞的情节哗众取宠之作，往往夹杂有大量的凶杀和色情描写，纯粹是供精神空虚的有闲阶级解闷的；另一类即“社会性推理小说”，它们大多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并通过对其细节及背景的分析来探讨真正的凶手和犯罪原因，常常把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引向尔虞我诈的“上流社会”和弊病丛集的社会制度。例如松本清张的《帝国银行杀人事件》对震惊当时社会的帝国银行谋杀窃财案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被警视厅拘捕的嫌疑犯是清白无辜的，而真正的凶手可能与

驻日本的美军有关。尽管松本清张因此受到右派舆论的一致攻击，但最后该案“嫌疑犯”被法庭宣布“证据不足”而开释，这不能不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松本清张一文所表现的周密的逻辑推理。因此，可以说社会性推理小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松本清张的长篇名著有《火之路》、《十万分之一的偶然》、《彩河》、《清张通史》等；另有《点与线》等若干脍炙人口的中短篇。

松本清张无疑是日本当代的进步作家之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投身于为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无情的挞伐。

二

《真与假》和《空白的忧虑》是松本清张社会小说中的两篇著名作品，其中心思想都是暴露日本社会的丑恶现象。

《真与假》通过一个虽有才华、但因拙于阿谀逢迎而遭人压制的画家的自述揭露了日本文艺界派阀称霸、新锐后进不得舒展抱负的情况。文中的“我”对本浦、岩野这些盘据画坛的霸主安

辩的巧妙的报复，实际上是对整个浅薄无知而又钳制摧残有识之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啊！”就是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当头棒喝。尽管这个计划最后出了点纰漏未能奏功，可是“我”到底培养了酒匂风岳这样一个赝品作家，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莫大讽刺。当那些鉴赏家、收藏家在对冒充玉堂的作品啧啧称羨时，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作者在幕后发出的辛辣的笑声。

《真与假》在情节安排上具有类似欧·亨利短篇小说的技巧；就思想性和情节而论都比川端康成《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要来得积极和别有匠心，可以和马克·吐温的《艺术家之死》比美。同时全篇用第一人称加以叙述，既奔放而又自然，生动地刻画了“我”这位画家的内心世界，使读者觉得有一气呵成之感，称得上是松本清张的圆熟的作品之一。

《空白的忧虑》以直叙法的形式描绘了环绕一则新闻而产生的种种风波。从这篇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夸夸其谈的社长、理事、主任根本没有起码的商业道德或他们所谓的“商业良心”。一切都是本着唯利是图的目的，任何行为的动机都离不开金钱。其次就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当作商品的肉体，由于这是可以用金钱换取的，所以也还是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读了这篇小说，自然会感到“利欲熏心，人欲横流”这八个字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好概括。这样一个腐朽堕落的社会，怎么能不叫人感到寒心呢？

阅读《真与假》和《空白的忧虑》可以使我們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虚假的繁荣的外衣下，确实潜伏着不可救药的沉疴痼疾。

目 录

关于松本清张及其作品……吴元坎(I)

真与假……………(1)

空白的忧虑……………(109)

真 与 假

一

睡梦初醒，朦胧中只听得雨声滴答。睁开眼睛，屋子里有些阴暗。从二楼的窗子里望出去，那棵柿子树只看得见一个顶梢，茂盛的枝叶承着雨水，闪闪发光。

一背心的汗水，连被褥都渗得湿漉漉的。起身把头探向窗外一看，我晾着的两件衬衣已经被打得湿淋淋的，沉重地向下垂着，雨从竹竿上一滴滴地往下掉。楼下烟纸店的老板娘不知道是没有注意到呢还是有意的，也没有给我收一下。

看看时钟，三点已经过头了，我头脑昏沉沉

的，坐着点燃了一支纸烟。睡觉的时候，已经是今天早晨的八点钟了，花掉整整一夜的时间，给一家无聊的杂志写了一篇美术笔记，总算把半个月的房租赚到了手。钱是赚到了，可是劳动力也消耗啦——就在这样茫然若失的神思中，抽完了一支烟，可是，后脑部还是昏昏欲睡的感觉。

去洗个澡罢，我这样想着，拿起手巾和肥皂下了楼梯，向晾在竹竿上淋湿了的衬衣瞟了一眼，在雨中走出了大门。伞骨又脱落了一根，撑在手里尽摇晃。

白天的男浴室里，顾客稀少。在热水里泡一会儿，头脑也清醒一些了。从窗子里射进来的光线是这么微弱，浴池里仿佛已经黄昏似的昏暗。

我本来想到民子家里去的，可是发觉时间已经将近四点了，她也许已经去上班，因此再一想，还是等一会儿打个电话到她店里去罢。去看看好久不见的女人，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前些日子她曾要求我为她筹措二万圆钱，看来今晚总得带五千圆给她吧。这样一来，我手里就只剩四千圆了，这四千圆钱，连十天都用不到，又得为以后的来源动动脑筋了。可是，以目前情况来看，除了催杂志社早些支付今天早晨交卷的文章的稿费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我蹲在镜子前面开始剃胡髭。外面下着雨，光线很暗，屋子里没有开电灯。映在镜子里的脸黑黢黢的看不清楚，只有那几根白头发，倒在迟钝的反光里发着艺术性的光芒。亦裸着的身子看来只是一个黑影，只有那乱发蓬松的脑袋、高高地突起的颧骨，细长的项颈，消瘦的身体和胳膊，勾划出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我坐在水桶上，对自己的身体注视了好一会儿。

无论怎么看，总好象已经是将近六十的老人啦。特别是最近，身体很容易感到疲倦，拿东西也变得很吃力了。象这种样子，和民子的交往恐怕也不会太久啦。这种征象已经表露出来啦。但看镜子中自己的身体，就有一种风中之烛的感觉。

从澡堂回来，后门口的台阶下面，放着一双新的木屐。有客来访，这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毫不在意地走了进去。

“您好，宅田先生。”

客人先向我打招呼。我这一间六铺席的房间里，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他就在一个角落里坐着。

“噢，是你呀！”

我把浸湿了的手巾挂在钉子上，一面心里在

想：这个家伙倒是很久没有见面了。此人本名门仓孝造，自称雅号乐耕堂。

“真是好久没有来拜访啦，今天突如其来，您不在，我就自说自话的进来了。”

门仓乐耕堂坐正了姿势，恭恭敬敬地低头行礼。头发本来可以说很漂亮，就是头顶心里秃了一大块，只是四周有一圈长发蜷缩着贴在脑壳上。不过，他的脑袋的样子，加上那胖胖的身子，倒也很有些威风的感觉。

门仓根本不是什么画家。他只是一个拿着“东都美术俱乐部秘书”衔头的名片在内地到处分送的古董鉴定商。乡下有很多古老的世家或小财主，家里藏有各种古画、佛像、茶壶、饭碗之类的名器。门仓乐耕堂就在地方报纸上登一则广告，自己住在当地的旅馆里，等候人家上门来找他鉴定，生意倒也不差。

“东都美术俱乐部”这个名称仿佛气派很大，可是他名片上的衔头却不用“会长”而只称“秘书”，这是他利用顾客心理而要的一个花招。因为这么一来，不但可以显出这个机构规模之大，同时，既然是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会长当然不会亲自到地方上来做这种事情的，用一个“秘书”名义，人家倒不会怀疑了。

名片上清楚地印着这个机构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倒不是架空的。因为各地的顾客后来也可能写信或打电话来接洽的，为了接连不断的生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这个地址实际上是上野附近的一家旧货店，门仓的“东都美术俱乐部”只是租了这家旧货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电话则在楼下借用的，为了这些“事务”上的工作，门仓还安排了一个女事务员，这个人就是他老婆的妹妹，今年三十岁，是一个离了婚回来住在娘家的女人，据说和门仓也有些不三不四的关系，因此老婆和他之间，始终不断地为此发生着口角。

上面这些情况，也只是从传闻中听来的，我自己和门仓平常却是很少来往。在门仓心里，可能是把我看作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吧：具有相当的学问和经历，有鉴赏的眼力，对古代美术还能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杂文——这样一个始终过着独身生活的宅田伊作，在他的印象里，似乎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人物。不过，为了要我为他鉴定一些东西，他仿佛心血来潮似的，每年也总来找我这么一二次。事实上，他本人也是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很少住在东京的。

“怎么样，生意好吗？”

我衔着纸烟，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眼睛向他那边一窥，看到他身边放着两个包袱：一个里面是四方形的盒子，看来是什么简单的礼品；另一个里面是细长的盒子，显然是画轴之类的东西。我当下就猜到几分，大概又是来请我鉴定什么东西吧。

“噢，托福，好歹也还有一些做做罢了。”

门仓用指头搔着他那光秃的头顶，手指一节一节地弯着，脸部的表情显然有些做作。他张开那厚厚的嘴唇笑着，露出一口里外不齐的黄牙。

“最近，又在哪里走走？”

“上九州去了一次。”

门仓说着，仿佛想起来了似的，解开了那个四方的包袱，把土产的礼品送到我面前。是一盒海胆酱。

“九州吗？来请教的人不少吧。”

“到处都是一样。”

门仓这样回答着。

“最近鉴定费的行情怎么样？”

“单写鉴定书是一千圆，题款加倍。太便宜了人家不相信，过分贵了又不来请教啦。这个价钱正好。”

门仓哈哈地笑着。

门仓鉴定古董，也有一些普通的眼力，在乡下吹吹，我看也是足够的了。他的这种眼力，是二十年前在博物馆里工作时培养的。当时他是博物馆里的一个雇员，在经常帮忙做些展品的替换和陈列工作中，似乎也自然地养成了对古代美术品的兴趣。虽然在这方面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在负责的技术人员的教导之下锻炼出来的眼力，确实已经超出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了。可是，不久之后，他辞掉了博物馆的职务。也有一说是被解雇的。是在古董商的串通之下盗卖或者准备盗卖一些小东西吧，总之是由于一些见不得人的理由，这是肯定的。

这么一看，门仓这个人，在他那肥胖的身体里，不知什么地方还隐藏着一些黑暗的阴影。

“这么说，赚得不少吧。”

我望着他这么说。他穿一套薄薄的黑色的和服，那样子完全象个日本画家。

“哪里，哪里，不见得有什么赚的。你看，出门旅行就需要很多费用，在地方报纸上登登广告的钱也不容易负担，白费了一笔钱而空手回来的事情也有哩。”

他嘴里虽然这么说，脸上却是一副并非完全如此的表情。而且那对装得非常卑屈的眼睛里，

还带着一种傲慢的气色，对我这套寒伧的服装表示着轻蔑。

“九州那边，哪一类东西比较多一些？”

我挺了挺瘦削的肩膀这么说。

“画的方面，还是竹田^①为多，他的作品占压倒的多数。毕竟这儿是他的故乡啊。”

门仓一面说，一面拭着额角上的汗水。

“除了一些由弟子落款的以外，也有一些是自己盖章题款的，这些都可以说是上品，其他的就都不行啦。此外，大雅^②和铁斋^③的作品也相当有一些。”

“这些东西，都要由你来鉴定吗？”

“吃这一行，也没有办法啊。”

门仓带着微笑说。

“也不一定单是我一个人。有的盒子里往往放着二张甚至三张鉴定书哩。客人倒是很慎重其事的，准备万一要整理财产而出卖时作为根据哩。”

“真是罪过的事情。”

我把烟蒂放在烟灰盘里弄熄了，打了一个呵

① 田能村竹田（1777—1835）日本江戸时期著名画家。

② 池大雅，日本江戸时代画家（1723—1776）。

③ 铁斋，富冈铁斋，日本近代画家（1836—1924）。